

花城  
原创

◎ 本书不是为了颠覆道教史，也不是为了表述所谓的「江湖九杀」。本书是为了挖掘和探讨人姓中的欲望……在《道德经》这部「使民不争」的宽容、仁慈思想的哲学典籍之下，仍然无法掩盖深藏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兽性和欲望。

◎ 李卫疆 著

# 蔷薇阵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蔷薇阵

◎ 李卫疆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蔷薇阵 / 李卫疆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3  
(花城原创丛书)  
ISBN 978-7-5360-5444-8

I. 蔷…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677 号

责任编辑: 钟洁玲 孙 虹 黎 萍 邓裕玲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大宽视觉  
丛书标志: 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1 插页  
字 数 38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2亿网民，4.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 自序

本书不是为了颠覆道教史，也不是为了表述所谓的“江湖仇杀”，本书是为了挖掘和探讨人性中的欲望。

在《道德经》这部“使民不争”的宽容、仁慈思想的哲学典籍之下，仍然无法掩盖深藏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兽性和欲望。

人世间，没有神佛，也没有鬼怪。有的，只是“神性”和“鬼性”。绝大多数人，都是“神鬼参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法泯灭其中的任何一种性情的。“神性”可以理解为一种道德的“底线”，当人们内里的“神性”发挥作用之时，这条底线总把人推向本该去的地方；但是，当人身体里的“鬼性”爆发之时，人却会选择走向荒野中迷失。

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会有清醒和迷失的过程，因此，所有的人都会被“两性”所归置，像一个永无天日的桎梏。

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三位男主角，一个善良，却有点贪色；一个睿智，却性情暴躁；另一个有着超强的修行，和深沉机敏的思考，却优柔寡断，缺少自信。无论如何，他们三个身体里，都有“神性”和“鬼性”，他们身边发生的事，让他们不断在这两种“性”里左右摇摆。

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迷失，但只要他们清醒的时候，下一个磨砺却又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于是，他们身边不断地发生着死亡，他们必须不断地面对淋漓的生命的流逝，他们必须从这些生命里去提取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变得成熟或果敢，但却不能让他们摆脱那两种“性”的牵引。

如果说这本书有主线的话，那么这大概就是一条最重要的主线吧。

## 《蔷薇阵》人物谱系

### 满氏家族成员：

**满豹：**满氏家族中第一个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女教“借种恶咒”的人，也是他发现了《女经》——《道德经》原始孤本。他是作品里满氏家族中第一个死去的人，他破译了女教的第一个秘密——女教的掌教诞育方式，并自愿成为掌教之父，因为他的多情，使他最终走向死亡。

**满野：**满豹的哥哥，在满豹死去后，为了调查满豹的死因，也陷入了“借种恶咒”中。他揭出了女教——仙宗门和承宗门长达两千余年的恩怨，并取得了《女经》原本和承宗门镇教之宝《玉虚秘函》，为了解除满氏家族的恶咒，他把满氏家族的后代全都送进承宗门，但他仍然没能解除这个恶咒，最终，他死于女教代掌教守拙之手。

**满虎：**满野的远房表兄，在女教的掌教之母从满豹和满野身上借种失败之后，满虎一度成为“掌教之父”，但他并没能给女教贡献一个掌教，只是生了一个傻儿子旱子，旱子同样被送入承宗门。

**满月：**满豹与女教的一任掌教之母守虚生下的儿子，出生没多久，就被满野送进承宗门修炼，为了维持满氏家族“借种恶咒”所产生的杀戮的平衡，他最终选择担任承宗门掌教，他成功地化解了围绕《女经》和《玉虚秘函》展开的一系列仇杀，但他却没能阻挡住亲人的死亡。

**满元贞：**满野与女教的代掌教守拙的女儿，原本是唯一一个有资质成为女教掌教的人，但由于守拙与满野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使得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掌教。她一岁就被守慈偷走，成为一个复仇的工具，最终，她死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守拙之手。

**守仁：**满野同父异母的妹妹，原本她有希望成为仙宗门掌教，但由于她的母亲生下了双胞胎，失去了成为掌教的机会。之后，她又被派到承宗门去当卧底，于是她开始疯狂地报复。最终，她死于女教同门的夹攻。

**守拙：**满野同父异母的妹妹，守仁的双胞胎姐姐。最初，在女教弟子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之前，她被选为掌教之母，但最终，由于她与满野的亲缘关系而失去成为掌教之母的机会，她试图杀掉满氏家族所有的男性，以脱离“借种恶咒”。她被满

月用“清脑咒”抹去记忆，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古渡：**承宗门掌教，俗名“满义琳”，满氏家族中唯一一个至死都成功脱离了“借种恶咒”的人，由于感觉到自己难以维持两派千年仇杀的平衡，并试图逼迫满月接任承宗门掌教，他主动放弃了生命，死于满月的六极掌之下。

### 掌教之母成员：

**嫣青：**满豹的妻子，作品中的第一个“掌教之母”，由于她厌倦了女教中的生活，便在通过镇教玉简选掌教之母时动了手脚，使自己成为掌教之母，但是，在发现之后，由于她不愿意再回到女教苦修，被视为叛教，死于其师妹守逸之手。

**守虚：**作品中唯一一位成功地成为掌教之母的女教弟子，但是她并未能成功地生下一个女性掌教，而是生下了一个儿子满月，她不想让满月再成为“借种工具”，于是求满野把满月送进了承宗门加以保护，这也被视作女教叛教行为，因此而被代掌教守拙囚禁了20年，并最终被守拙杀害。

**守本：**在满豹死缠着守虚，不让她离开并回到女教之时，守本被选出，成为新一任的掌教之母，她找到了满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满虎去借种，但同样未能生出女儿成为女教掌教，只是生下了一个傻儿子早子，最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守知：**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备选掌教之母”，在守虚生死不明之时，她被选为掌教之母，预备向满野借种，她死于守仁的闪掌之下。

**守慈：**作品中最后的一位掌教之母，由于她爱上了女教的护法白禺简，想放弃成为掌教之母，但在她准备说出真相之时，却被满野和守拙密谋害成重伤，只能脱离女教。她设计了一系列恶毒的报复计划，并偷走了守拙的女儿满元贞，最终，她死于满月的六极掌之下。

**杨婉茜：**作品中唯一一位私自出观借种的女教弟子，原本她已经失去了成为掌教之母的机会，但为了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她不惜离开情侣杜鸿，去勾引满豹借种。最终，她死于孟蒙的“五行雷技”。

自序 1

《蔷薇阵》人物谱系 1

## 第一部

引子 1

第一集 龙形汉佩 3

第二集 三国传书 11

第三集 汉墓文物 18

第四集 阴阳采补 25

第五集 阴阳残缺 33

第六集 断崖诀别 40

第七集 米兰夺魄 47

第八集 玄阴玉简 54

第九集 神选掌教 61



第十集 阳光之签 68

第十一集 神女居仙 75

第十二集 五行杀戮 83

尾 声 91

## 第二部

引 子 92

第一集 甲骨之惑 94

第二集 移魂秘技 102

第三集 追命铃声 109

第四集 完美自杀 116

第五集 众贞迷情 123

第六集 妖巫之痒 131

第七集 死亡拯救 138

第八集 鬼洞暗战 145

第九集 圣手疗伤 152

第十集 千年仇杀 160

第十一集 玉虚秘函 167

第十二集 山谷血债 174

尾 声 184

### 第三部

引 子 185

第一集 神之醅体 188

第二集 勇士之踵 195

第三集 铃中遗图 202

第四集 花气袭人 210

第五集 止澜惊涛 218

第六集 魔宫蔷薇 226

第七集 断掌疑痕 234

第八集 秘典幽关 243

第九集 执手相看 250

第十集 东地寻踪 258

第十一集 七情绝响 265

第十二集 离尘之诀 273

尾 声 281

后 记 283

# 第一部

## 引子

满豹始终不相信嫣青死了。

就像他不相信嫣青是死于情杀一样。

即使他在停尸房看见嫣青尸体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断涌出这个念头。

嫣青死得很奇怪，颈动脉被用钝器砍断，但皮肤却一点没有被割开。凶手白禺简已经投案，他说他与嫣青从小就互相爱慕，嫣青却嫁给了满豹。他想要嫣青离开满豹，但嫣青不愿意离婚，于是他急怒之下杀了嫣青。他说凶器就是自己手掌的边缘，他用尽全力砍过去，嫣青的颈动脉就破裂了。凭手掌就可以杀人，这种可能只会出现在武侠小说里，但再没有第二种解释，可以证明杀嫣青的凶器是别的。

虽然对嫣青的过去几乎一无了解，但满豹从来没有怀疑过嫣青的忠贞。他一直心存愧疚，因为相比嫣青而言，他并不忠贞。他一直都挣扎在杨婉茜一次次强烈的表白里。

当他听说白禺简杀嫣青的原因，他几乎开始嘲笑自己：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天对人的报复却是无迹可循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仍然无法从这种状态下恢复过来。来自于亲友的同情目光，几乎让他发疯。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仍然在极度的失望和失落中沉沦着。

他不知道该给谁去说心中的苦闷，他不敢。一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内核里，却潜藏着背叛，这个背叛，是双向的。他开始怀疑自己对感情的判断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力。在嫣青的追悼会上，看着整容师重新用厚厚的粉底涂抹过的嫣青的颈部，他甚至怀疑嫣青的死亡是一场闹剧。他一直有追过去阻止工作人员把嫣青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的欲望，但他强行忍住了。

所有的人，都用痛心的眼光看着满豹。甚至很长时间之后，在谈论起满豹的家庭时，仍然认为这一对夫妇是现代家庭的典范。还有人说：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能长久的，打打闹闹才能过一辈子。谎言的持续让真实显得那么的无力，他多希望用另外一个谎言去冲淡这个谎言。当然，他所指的“谎言”就是他与杨婉茜强烈而虚幻的恋情。与杨婉茜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只有性爱，他们很少谈及婚姻，杨婉茜从来没有催促过他离婚。只是，他觉得对不起杨婉茜。

但是，嫣青死后，杨婉茜突然结束了对他长达两年的感情攻势，开始躲着他。当他最需要杨婉茜在身边的时候，杨婉茜却去了四川。

他不知道，自己怎样去排遣，他想躲避。他的哥哥满野劝他去散散心，甚至想给他办理到悉尼的旅游签证。满野说，他们的家族最早住在海边，去看看海，心情会好一些。

满豹也想散散心，他不想在这个快让他窒息的地方呆着，但他并不想去悉尼，他买了去北京的机票。

很长时间都没有跟他联系过的柳叶婷，突然打了电话给他，说想让他分享一个极大的惊喜。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他并不奢望会得到什么样的惊喜，他只是想找个不甚相熟的人聊天，甚至考虑去告诉她这个可笑的婚姻谎言。

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他几乎认为自己还呆在乌鲁木齐。

城市都是一样的喧嚣与杂乱。

## 第一集 龙形汉佩

满豹住北京西二环新大都酒店，转一条街可以去动物园，转两条街可以去颐和园，转三条街就可以去故宫，由于喜欢“三”这个数字，他选定故宫去散心。其实又有什么心可散呢？他跟柳叶婷通了话，说过几天去看她。这几天，他变得很懒散，不想见人。

或许是仍然感觉他的那些事比较羞于启齿吧。来北京前那强烈的倾诉欲突然萎靡下去。他只想一个人呆着。

柳叶婷的脸浮现在他的脑中。那张脸略显苍白尖削，比起嫣青来，显得不够饱满。

想起嫣青，他的胸口突然出现幻觉般的剧痛，沉郁的空气里再也找不到一点点可以让他舒解的事物。他并不是在为嫣青的死而感到痛，他只是感觉到阴冷。

一个相互背叛着的家庭，表面上看，却又如此地协调着、融洽着。嫣青狂热地想跟他生一个孩子，甚至在她临死前的几天里，还在计划着生孩子的每一个细节。

满豹已经很多次被嫣青拉到童装柜台前，看那些花样繁琐得没有道理、而价钱也贵得不讲道理的童装。嫣青似乎很喜欢女孩，对于那些粉色带着纱罩的裙子无比偏爱。

满豹无法理解，狂热地想跟他生个孩子的女人，为什么会无端地悄然背叛，甚至死于情杀。

他一直都对自己极其自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否有如同怀春少女般的自恋倾向，因为他喜欢对着镜子微笑。他研究过，留多长的胡须，保持或深或浅的笑容，会让自己在女人的情感里立于不败。他拼命去健身房和游泳馆打造那六块轮廓清晰的腹肌。直至结婚，这些习惯一直保持着。他想，应该是这些习惯又赢得了杨婉茜的心吧。

女人或许都有莫名其妙的双重人格。嫣青想跟一个她并不真爱的人生孩子，而嫣青死后，杨婉茜终于有机会递补进满豹的家庭，她却消失了。满豹原本幻想着自己可以扑进杨婉茜的怀里痛哭，这是他发泄积郁最有效的方法。之后，他所需要的所有温柔的慰藉都会第一时间得到。这原本并不是件难事，却在第一时间停留在了

幻想之上。

满豹突然发现在感情上的笨拙，镜子前显现的那经过精细处理的微笑和轮廓分明的腹肌，突然成了上天取笑他的最大谈资。

他又怎么能把这个谈资跟另外一个并不熟悉的女人分享呢？

他用表面的懒散，掩盖着内心的烦乱。他想，或许他真该听满野的主意，去悉尼走走。

进故宫的玉器坊需要重买一次门票，其内展出的大部分玉藏品都是乾隆的收藏。乾隆素有“玉痴”之称，清代的宫廷玉器，大部分得自于他的私人藏品。乾隆最钟爱的是乳白色的叶尔羌玉，而他喜欢的玉器外形则是古朴的汉玉造形。他的这一取向，在清廷里延续了百余年。直到清光绪年间，新疆才停止向清政府进贡叶尔羌玉。而光绪之后的宫廷玉藏品，又多为柔绿色的翡翠制品，工艺极精美，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翡翠。满豹是新疆人，他也喜欢乳白色的叶尔羌玉。

在水晶玻璃的展柜前，他看见一组新疆叶尔羌玉制造的龙形汉佩。据传，此类汉佩的外形是中原古老图腾的一种，汉代之前，这种图腾是被称作“人间和仙界的通达之匙”。古人把它挂在腰间，作避邪之用。满豹突然想起在哪里见过这种造型，心中一阵迷茫，他神情慌张地走出展厅，不再去看剩下的玉器。

阳光下，满豹的情绪稍稍平抑。他看见了太和殿顶上狰狞的兽头，内心反倒有些清醒了。

他的印象里，这枚汉佩并没有被谁挂在腰间，它总与一个雪白纤细的颈部联系在一起，但这个颈部以上的头颅和其下的身体，却无论如何对接不进满豹的记忆里。他突然想抽烟。他很早就学会了抽烟，那一年他十七岁。同一年，他懂得了性爱。他刚高中毕业，闲在家里，认识了“烂鸭”和“毛凤”。烂鸭和毛凤都是有真名的，只是，他记不起烂鸭的真名了。毛凤原名小凤，双臂上有极重的汗毛。他跟烂鸭打了个赌：如果敢跟着烂鸭他们到荒山里过一夜，就能证明他是个“真儿娃子”。为了这个“真儿娃子”的名头，他跟着去了。他隐约记得，烂鸭那晚跑了，而大他五岁的毛凤却瑟瑟发抖地把头埋进他怀里。

在黑暗里，满豹敏感的指尖仍然可以感觉到毛凤双臂上浓重的汗毛。但之后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和迷乱了。

他记得，第二天他的内裤被高高地挂在树顶，远处还传来烂鸭不怀好意的笑声。毛凤仍然若无其事地躺着，甚至并没有打算整理零乱的衣襟。她说她喜欢看满豹笑，只是这个儿娃子太嫩了点，嘴上的毛还不如她手臂上的毛多呢。

满豹把这看成是最大的污辱。他那晚笨拙的表现和嘴边那层稀疏的茸毛成了他那一年的标志性记忆。

成年后，他一直留着长短适中的胡子。

他努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精致的粗粝，表面上看他很随意，不修边幅，而实际上，却武装到毛孔。

他很确定，毛凤的脖子上没有挂过这个佩饰，因为毛凤挂着一条散发着艳俗黄光的假金链子。

烂鸭后来因为轮奸罪蹲了大牢，毛凤则再没有出现过，他甚至已经忘记了毛凤的相貌，只记得那两条长着浓重汗毛的手臂。

之后他身边一直都没有断过异性，他实在无法分辨每个人颈部细微的差异。他记不起来，哪一个女人长着如此精彩的脖子。纤细、雪白、光洁，似乎上面根本没有存在过毛孔。

他几乎翻遍了自己所有对异性的记忆，仍然毫无头绪，索性不想想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玉器坊走到太和殿的，不知不觉间，绕了很多路。他苦笑了一下：原来他一生经历的女人可以让他有如此绵长的回忆，仅仅是对颈部和那些对应的名字的搜寻，都够他绕如此多的弯路。但是，无论他绕了多少弯路，却没有一个女人真正镶嵌进他的生命里，包括令他摇摆不定的嫣青和杨婉茜。

故宫太和殿过后，是仁和殿，再过去是珍妃井，相传光绪皇帝的爱妃便被慈禧太后赐死于这口井中，入夜即使是守宫的官兵们都不敢接近这口阴森幽冷的井边。白天，在珍妃井周围闲逛的人也很少。

但是，那里却有个故宫仿制品的小摊。下午已经临近关门，小摊生意很冷清，满豹走过去看看小摊上的货品。他并不确定想买什么，只是对地摊上那些成色很差的假玉产生了些许兴趣，那些玉也粉饰出一片如叶尔羌玉般的洁白。他没想到，在故宫里，也可以找得见这些仿制品。

他随手翻弄着一些摆放杂乱的小饰品，鼻孔里出着冷气。这些饰物仿制造得很粗糙，甚至有些“石头”的表面明显可以摸得出人造树脂的质感，似乎仿造者根本没想过要“乱真”。但这些杂乱的饰品里，也有几件说得过去的。

满豹很随意地拿起一块白色的石头，当他碰到这块石头之时，感觉到，这并不是人造树脂，而石头的成色似乎也要比其他的几块好很多。但是，这块石头与其他的那些“人造石”卖的是同样的价钱。

他刚想细看这块石头的做工，突然感觉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满豹回过头去，见一道姑站在距他很近的地方，满脸愁苦之色，似有万般想说的话，却不敢出口。满豹以为她是来求个施舍，躬身想发问，却听道姑轻声说：“贫道法号守玄，惊扰施主了。”

满豹第一次见到一个道姑，而这个道姑却在跟他打招呼。

守玄看出满豹的疑问，轻轻地笑了笑。



“此号系家师所赐，取‘知其雄，守其雌，知其阳，守其阴’之意。”

满豹隐然觉得此番话大有异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呆立着。

守玄并未打算让满豹说话，收起了浅浅的笑容，轻叹了一口气。

“无缘者，强使其有缘，便如生扭未落之瓜；有缘者，强使其无缘，便如续貂之尾。你拿到手的，就不要再还了吧。”

说完，转身就走，满豹想追过去问仔细点，身后却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这位大哥，你把我的货攥了这么久，到底买不买呀！不买您放下，我收摊了。”

满豹回过神，发现手中真的攥着一个东西，是一枚汉佩的仿制品，与玉器坊里的那枚龙形汉佩极其相似，一面的龙脊之上，还刻着六个小字。满豹举高这个汉佩对着太阳细看，居然发现这六个字是“知其雄，守其雌”，满豹大惊。

从头到尾，这个道姑都没有看他的手，就算看了，这六个小字也是不可能被她看到的，世间居然有如此的巧合？

满豹这时候才开始记忆那个道姑的相貌。

这个道姑倒并不难认，除了她特异的装束外，她还长了一张略宽的圆脸，眼睛很大，大而长，使得五官给人的印象只剩下了这双大而灵动的眼睛。她是一个不算很漂亮的女人，但洁净出尘的气质却是很特立的。满豹甚至快速地与他曾经经历过的女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俗俚的女人们比起她来，都少了几分出尘清雅，从他生命里第一个有肉体关系的女人毛凤算起，似乎只有嫣青和杨婉茜还能够有几分这样的气质。

满豹付了钱，慌乱地将这个汉佩装进口袋里，再也没有心思去看其他的景点，向着故宫的后门走去。出了故宫，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天气突然阴沉下来，刚才还强烈着的阳光，被隔断在虚空的记忆里，满豹对刚才阳光里发生的事感到恍惚，他甚至怀疑今天是否出过太阳。刚从玉器坊出来时感受到的强烈阳光，只是幻觉，而此后他一直行走在幻觉里。

他木然向着故宫的门口走，他的脚步声变得可疑，似乎这种声音也是幻觉的一部分。

在门口，一位年龄四十岁左右的民警拦住了他。

“您是满豹先生吗？我是刑警孟蒙。我们刚处理过一个凶杀案的现场，死者名叫柳叶婷，我们在现场的一件证物上发现了您的名字，而在被害人口袋里，发现了一部手机，上面刚好存着您的号码，我们按这个号码打过去，您的哥哥满野接了电话，给了我们您的住址，我们才找到了您，这个案件，需要您协助调查，您能跟我们走一趟吗？”

上午他还和柳叶婷联系过，柳叶婷的声音听上去很兴奋，似乎真的有一个天大的惊喜等着满豹。但还没等她展示这个惊喜，人却死了。他为了不再去回忆一个死